



江藩著

漢學師承記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# 四朝學案

全四冊 價洋八元

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|       |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|------|
| 宋元學案  | 二冊 | 價洋四元 |
| 明儒學案  | 一冊 | 價洋二元 |
| 漢學師承記 |    |      |
| 宋學淵源記 |    |      |
| 清學案小識 | 一冊 | 價洋二元 |
| 人名索引  |    |      |

出版者

國學整理社

印刷者

上海大連海路  
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省

世界書局

# 漢學師承記評序

王緇塵

一  
漢學師承記者，清乾嘉時江氏藩之所箸也。蓋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人物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思想，以此學術思想，由此人物而流衍支配於社會政治間，而此民族之文化，遂發生變動而或以之演進焉。准是以言，則學術思想，實民族文化最重要之因素，無可疑也。我國自文化肇啟以來，如春秋戰國間之諸子，兩漢之經術，晉之玄學，唐之詩，宋之理學，明王陽明之反宋理學，皆其聲聲大者；而清代二百數十年，則以『漢學』特聞！

夫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人物，與一時代之學術思想者，非謂此時代之人物，盡括於此學術思想之中，特以此學術思想爲此時代之中心，足以代表此時代之人物與文化耳！且此時代之學術思想，與前一時代後一時代之學術思想，皆有密切之關聯，或爲反對前之學術思想而產生，而其時尙揚前時代之餘波，或爲啟導後之學術思想而殫死，而其時已露後一代之萌芽，此其不能劃然分割者也。故吾人而欲明瞭某一

時代之學術思想，則於其所發生之主要原因，必須先知之，而後始可以語此時代之學術思想，亦無可疑也。

江氏藩之漢學師承記，雖記清一代漢學經師之事跡，與授受之源流，然何以謂之漢學，而此漢學者，又以何原因，而產生，則吾人非先知此事之歷史真相，不可矣！

蓋所謂漢學者，屏棄宋明人理學之思潮，而返之於兩漢經術，因以立名者也。然則漢之經術又何如？則須先讀班固氏所著之漢書藝文志。其總序曰：

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，故春秋分爲五，詩分爲四，易有數家之傳，戰國從衡，真僞分爭，諸子之言，紛然殺亂，至秦患之，乃燔滅文章，以愚黔首。漢興，改秦之敗，大收篇籍，廣開獻書之路，迄孝武世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，聖上喟然而稱曰：『朕甚閔焉！』於是建臧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，下及諸子，傳說皆充祕府。至成帝時，以書頗散亡，使謁者陳農，求遺書於天下。詔光祿大夫劉向，校經傳，諸子詩賦，步兵校尉任宏，校兵書，太史令尹咸，校數術，侍醫李柱國，校方技。每一書已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。會向卒，哀帝復使

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，卒父業。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……

蓋秦雖併吞六國，政治出於一尊，然橫議之處士，依然尙散佈於民間，以議政，所謂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」，民氣蓬蓬，勃勃甚，不便於專制之君。主於是秦始皇採李斯之議，乃有焚書坑儒之舉。秦祚短促，漢乃嗣興，武帝之材雄大略，與始皇不相上下，鑒秦政之失人心也，於是乃採用儒術，定爲國教，以利祿誘天下之士，使稍有材智者，皆出其中，爲我羽翼，不我反抗，此其狡計，固勝秦一等矣！至宣成之世，以民之無從學習經籍也，乃設立十四博士，詩分魯、齊、韓三家，書分歐陽、大小、夏侯三家，禮分大戴、小戴二家，易分施、孟、梁丘及京氏四家，春秋分公羊、穀梁二家，（十四博士之說，亦不盡同，今據藝文志所述。）所謂承受師說，各守家法，不相混亂，以是爲專門之學。又因當時諸經，皆師弟子口相授受，至是始以漢代所行之隸書，寫於簡冊，故有「今文經」之名。此外又有所謂「古文經」者，藝文志曰：

武帝末，魯共王壞孔子宅，欲以廣其宮，而得古文尙書，及禮記、論語、孝經，凡數十篇，皆古字也……孔安國者，孔子後也，悉得其書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安國獻之，遭巫蠱事，未列于學官。劉向以中

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，酒誥脫簡一，召誥脫簡二，率簡二十五者，脫亦二十五字。簡二十二字者，脫亦二十二字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，脫字數十……

按此，雖僅言尙書，同時獲得者，尙有禮記、論語、孝經諸書，而此以後之古文經，皆本此語而發生。惟已立學官之十四博士，對於古文經非常嫉視。哀帝時，劉歆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，古文尙書，皆列於學官，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，講論其義。諸博士或不肯置對，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讓之曰：

……漢興，去聖帝明王遐遠，仲尼之道又絕，法度無所因襲，時獨有一叔孫通，略定禮儀。天下唯有易卜，未有它書。至孝惠之世，乃除挾書之律，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，咸介冑武夫，莫以爲意。至孝文皇帝，始舉掌故朝錯，從伏生受尙書。尙書初出于屋壁，朽折散絕，今其書見在，時師傳讀而已。詩始萌芽，天下衆書，往往頗出，皆諸子傳說，猶廣列於學官，爲置博士，在漢朝之儒，唯賈生而已。至孝武皇帝，然後鄒魯、梁、趙，頗有詩、禮、春秋。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，當此之時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，或爲雅，或爲頌，相合而成。泰誓後得，博士集而讀之。故

詔書曰：『禮壞樂崩，書缺簡脫，朕甚閔焉。』時漢興已七十八年，離於全經，固已遠矣！魯恭王壞孔子宅，欲以爲宮，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，逸禮有三十九篇，書十六篇。天漢之後，孔安國獻之，遭巫蠱倉卒之難，未及施行。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，皆古文舊書，多者二十餘通，藏於祕府，伏而未發。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，稍離其真，乃陳發祕藏，校理舊文，得此三事，以考學官所傳，經或脫簡，傳或間編，傳問民間，則有魯國桓公、趙國貫公、膠東庸生之遺，學與此同。抑而未施，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，士君子之所嗟痛也。往者綴學之士，不思廢絕之闕，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煩言碎辭，學者罷老，且不能究其一執，信口說而背傳記，是末師而非往古。至於國家將有大事，若立辟雍，封禪，巡狩之儀，則幽冥而莫知其原，猶欲保殘守缺，挾恐見破之私意，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，或懷妬嫉，不考情實，雷同相從，隨聲是非，抑此三學，以尙書爲不備，謂左氏爲不傳春秋，豈不哀哉！今聖上德通神明，繼統揚業，亦閱文學，錯亂學士若茲，雖昭其情，猶依違謙讓，樂與士君子同之，故下明詔，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，將以輔弱扶微，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，冀得廢遺。今則不然，深閉固距而不肯



試，猥以不誦絕之！欲以杜塞餘道，絕滅微學，夫可與樂成，難與慮始。此乃衆庶之所爲耳！非所望於士君子也。且此數家之事，皆先帝所親論，今上所考視，其古文舊書，皆有徵驗，外內相應，豈苟而已哉！夫禮失求之於野，古文不猶愈於野乎！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，易則施孟，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，梁丘易，大小夏侯尚書，義雖相反，猶並置之。何則？與其過而廢之也，寧過而存之。傳曰：『文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志其大者，不賢者志其小者。』今此數家之言，所以兼包大小之義，豈可偏絕哉！若必專己守殘，黨同門，妬道真，違明詔，失聖意，以陷於文吏之義，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。

按劉歆此書，極關重要，此後經古文家漸次擡頭，以與經今文家相對抗，實以歆此書爲焦點也。平心論之，所謂今文家與古文家者，各有其優劣得失。大抵今文家以春秋爲主，而以他經爲羽翼，以爲春秋者，孔子特作以爲後王取法者也。而古文家則以周禮爲主，以他經爲羽翼，以爲周禮者，乃周公致太平之書也。惟他經皆有今文，而周禮則獨有古文，而無今文，歆知周禮不爲人所信，故必以古文概刮言之。古文得立，則周禮自在其內矣。此亦歆之深心也。因此之故，後人多疑周禮一書，卽劉歆所自

造以之媚王莽，而莽則以之法周公，立孺子，啟篡統之漸，似亦非無因焉矣！

自此以後，王莽篡漢，改國號曰新，劉歆則尊爲國師。未幾而赤眉銅馬等匪盜，蠡起於各處，光武乘之，遂造中興之業。然古文經已遍布於民間，東漢經師，如賈逵、服虔、杜林、馬融等，俱信從古文，以爲之注釋，而許慎作說文解字一書，其自序亦稱皆用古文經之說以作解。又有鄭玄者，則不分今古，遍注羣經，遂爲漢代集經學之大成者。卽清代經師，亦無不以許鄭二人爲宗主焉！

東漢經學，所以捨今文而取古文者，亦自有其原因。西漢最著名之經師大儒，無如董仲舒與劉向，而二人皆附會經義，以談災異，名之曰『天人相與之際』，以爲人主一舉一動，天必有現象以告之，且因此而織緯之學大興。其尊孔子也，幾以爲神而非人，此種穿鑿附會之談，勢不能得智識者之信仰，故由今文之學，而變爲古文之學，亦其趨勢之自然者也。惟東漢經師，既羣趨於古文之學，而今文學之經師，尙未盡絕，有何休者，卽獨推春秋，尊今文家公羊之說，作春秋公羊傳解詁，其說以爲春秋者，孔子特作之，以治百世之書。其中有張三世，通三統，斥周王魯，譏世卿，攘

夷狄，以春秋當新王，所謂「非常異義，可怪之論」也。休因宗今文，排斥古文之故，又特作公羊墨守、左氏膏肓、穀梁廢疾三書，以爲穀梁亦屬古文，孔子之微言大義，惟存於公羊也。而鄭玄非之，乃作箴膏肓，起廢疾，發墨守以斥休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論之曰：「二傳詬爭，自西漢始，而著書以相難者，則自休與玄始也。」此今文學與古文學鬥爭之又一幕也。

如上所述，則兩漢四百年經學之大概，略可觀矣。然而無所謂「漢學」也。蓋清人之所以標幟漢學者，其近因實爲反對明末之「陽明學」。陽明學亦以談心說性爲宗，其源則實出於宋人之理學。清人既反對陽明之理學，因而溯及宋人之經說，遂一概排斥之。惟既已排斥宋人，至於孔子，則不得不奉爲宗主，於是乃力闡漢人之經說，而「漢學」之名，遂因之而成。立焉。

## 二

自漢迄清，幾二千年，何以復返於漢人之經說，而成立一漢學之名乎！關於此事，則於其間千餘年之學術思想，亦不可不略述之，以明漢學之所以興起與成立，而且風靡一代焉。蓋漢未經師，惟以考訂名物，解釋訓詁，爲治經之正軌。然其末流之弊，亦有可以言者。漢書藝文志曰：

……後世經傳，既已乖離，博學者，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，而務碎義  
逃難，便辭巧說，破壞形體，說五字之文，至於二三萬言，後進彌以馳  
逐，故幼童而守一執，白首而後能言，安其所習，毀所不見，終以自蔽，  
此學之大患也。

此所言之「後世」，自明指東漢，而所謂學術者，已破碎支離，至於此  
極，故魏晉之間，士人鄙棄六執經傳，而羣趨於老莊。玄學清言，代經術而  
興，此又自然之勢也。益以漢末鈎黨之禍，對於正義之士人，誅求殺戮，幾  
於一網打盡，比之秦政之焚書坑儒，酷烈殆尤甚焉。其時如范滂等非許  
朝政，自公卿以下，皆折節下之。大學生爭慕其風，以爲文學將興，處士復  
用，申屠蟠獨歎曰：「昔戰國之世，處士橫議，列國之王，至爲擁篲先驅，卒  
有坑儒燒書之禍，今之謂矣！」乃絕跡於梁碭之間，因樹爲屋，自同傭人。  
居二年，滂等果罹黨錮之禍，唯蟠超然免於評論，觀乎此，則當時之形勢，  
略可測推，而所謂「大學生者」，皆曾受經訓，有志節之正士焉。宋司馬  
溫公著資治通鑑，對於此事，曾加以論曰：

天下有道，君子揚於王庭，以正小人之罪，而莫敢不服。天下無道，君  
子囊括不言，以避小人之禍，而猶或不免。黨人生昏亂之世，不在其

位，四海橫流，而欲以口舌救之，臧否人物，激濁揚清，撩虺蛇之頭，踐虎狼之尾，以至身被淫刑，禍及朋友，士類殲滅，而國隨以亡，不亦悲乎！夫唯郭泰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申屠蟠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卓乎其不可及已！

嗚呼！以東漢志節之士，如此其衆，而得免於禍害者，僅此二人，可不悲乎！因之有識之士，不敢復蹈其轍者，亦勢之必然者也。

自是以後，玄學大興，清言是尚，始倡者爲曹魏之何晏王弼，卽偶注經訓，亦雜以老莊之旨。至晉代王衍，遂風靡一世，蓋卽東漢經學之反動也。惟老莊之書，太形簡略，至晉代雖蛻化而爲道教，然旨義淺薄，不能饜有識者之心理。適鳩摩羅什，由西域而至中國，翻譯內典，奧義精言，爲前此所未有。繼之者，有慧遠大師，於江右開白蓮社，暢宣佛學，於是儒釋道遂鼎立爲三教。隋唐之際，於斯爲盛。惟中國人崇古之心理，一時猝未易剷除，於是由唐歷五代，而宋人受佛學之影響，鎔冶之而成一理學，遂大放光彩於中土焉。

宋之理學，倡之者爲周敦頤，會著太極圖說通書，以遠肇洙泗之傳。同時張載著正蒙及東西銘，以羽翼之。而二程子於理學，更能上承周氏，下

啟南宋之多士，而以朱熹集其大成。蓋理學者，自標心性之說，而根本仍不外乎孔孟。自朱氏注論語孟子，更抽小戴禮記中之大學中庸，爲之章句，掃棄東漢經學之瑣碎，而暢宣義理，以移風易俗。元明而下，定爲功令。漢儒經說，遂渺無人過問者矣！是卽後世所稱爲「宋學」者也。

明之初葉，朱氏之學，爲全國所宗，固已然於朱氏之外，別無倡獲，所謂此亦一述朱，彼亦一述朱而已。（明儒學案中黃黎洲語）及王陽明出，始於明人學史上，大放光芒。陽明初亦篤守朱說，因讀格物之語，格竹致疾，遂棄而之。詞章釋老之學，後貶龍場，環困於毒蛇猛獸瘴厲之鄉，忽於夜間悟得「心卽理也」之真諦，於是講學聚徒，大倡心學，遂爲朱明一代之中心人物。其說雖與朱氏相左，然究其根原，實亦宋學之衍變。晚年歸納衆說，以「致良知」三字，爲問學之中心理論。在王氏己身，才識既超越流輩，故心學實爲學者之不二法門。惟再傳以後，則流弊叢生，學者置書不觀，細行復不謹飾，以致滿街聖人，皆曰致吾之良知焉。爾物窮則變，又際鼎革之交，高明之人，痛空疎不學之爲禍也，於是如顧亭林者，大倡「經學卽理學」，舍經學而言理學，皆爲左道邪說。其於陽明，詆之尤不遺餘力。會比之王衍王安石，以爲晚明之禍，皆由良知之說所釀成。加

以滿清異族，入主中華，大興文字之獄，士大夫對於義理政治，皆噤若寒蟬。清廷復大開博學鴻詞科，收羅英俊之士，而所謂『漢學』者，遂由此而產生焉。

三

自顧氏反對晚明之理學，倡『經學卽理學』之說，同時與顧氏齊名之浙東黃宗羲氏，亦言：

明人講學，襲語錄糟粕，不以六經爲根柢，束書而從事於遊談，更滋流弊。故學者，必先窮經。

夫黃氏爲理學名家，劉宗周氏之嫡傳弟子，並纂明儒學案，於明之理學，表彰不遺餘力，且於明儒學案序，大書：

有明文章事功，皆不及前代，獨理學，前代之所不及也。牛毛繭絲，無不辨晰，眞能發先儒之所未發……程朱之闡釋氏，總是在迹上，其彌近理而亂眞者，終是指他不出。明儒於毫釐之際，使無遁影。

今以黃氏兩說並立觀之，豈不矛盾之極耶！蓋前說之明人，係專指東書遊談之徒，非指全體明儒也。此乃我國人於修辭學之邏輯，素未講究，各人文字中，均多未免，不獨黃氏此文然也。夫顧黃二氏，爲明季學界之

泰斗，而其痛斥晚明之學風，嚴厲至此，故有識之士，不得不另闢一途徑，以資研究，實自然之勢也。

顧黃二氏，皆深於學術，而又以經世爲懷抱者。黃氏之明夷待訪錄，昌言政治，致當時未能宣佈於世。顧氏之日知錄，雖寓同一之政治思想，惟恐觸當時之嫉忌，乃故雜以鉅釘考證之瑣節，以掩其政治之主觀，而所謂考證者，有人謂其於殘碑斷碣中，令人發思古之幽情，或因此喚醒後人之民族觀念，以光復故物，吾人對於此說，固未敢信爲必然，惟顧氏則曾言「有王者起，必來取法」，其蓄意蓋深微矣！然俗語有之曰：「無心栽柳柳成蔭，有意種花花不發。」顧氏之政治思想，後人多未注意，而考證一事，則因顧氏之高名碩學，偶事於前，而一般學者效之，遂如水之就下，沛然而莫能禦矣！

不含政治思想，專以考證爲業，亦與顧氏齊名，爲漢學之先進者，則有閻若璩氏。卽江氏漢學師承記，以之冠首者也。閻氏之著古文尚書疏證也，推翻千數百年來人人共習之尚書，其思想之縝密，徵佐之確鑿，實爲空前之傑作。其書一出，全國學者，無不爲之震驚。當時雖有如毛奇齡者，作古文尚書冤詞，借隋書經籍志一語，巧相辨詰，以反對閻著，然有識者



見之，無不嗤之以鼻，所謂事實勝雄辨也。自此以後，流風所煽，萬千學子，羣趨於考證之一途，蓋亦運會所遭，有不得不然者。其重要關係，以吾人今日之眼光觀之，約有下列之三端：

(一) 可以如顧閻二氏之獲高名。

(二) 不涉政治，可以免文字獄之禍害。

(三) 可應博學鴻詞科，獲售，可以致祿仕。

有此三大主因，而所謂『漢學』者，遂由此產生焉矣！

莊生有言：『其作始也簡，其將畢也鉅。』蓋星火可以燎原，涓水可以成河，其機一至，偶有一二人者，導之於前，其相繼而起者，遂接踵於後，然矯枉過正之弊，亦即由此而生。晚明之禍害，因心性義理之說而衍及於政治，清代漢學家之流弊，因摒絕政治不談，並溯及於義理心性。既摒絕義理心性，又勢不得不排斥宋人之經說，以返於東漢之名物訓詁，以此為經學，即以顧氏『經學卽理學』之說，為正當之學問，於是而許慎、鄭玄，遂使學者奉為不祧之宗，推崇之者，幾並孔孟而過之。以許之小學、鄭之經學，鎔為一爐，而漢學一名，遂以成立矣！

凡名稱之成立，皆由當時之情勢，自然產生，非由一二人者之稱說，即